

## 成泥

鍾國強

當最後的星跌落在其中一扇窗戶，我們仰望的便只剩萬家燈火了  
明與滅，上一個關掉的聲音刺激下一個扭開的聲音  
城市的心臟還是沒有絲毫跳動，像一副一副發光的棺材  
在不斷收縮的烈焰和黑煙中，還是找不回半塊救贖的瓦片

而磚已散落在平蕪裏給土埋葬，土再給土埋葬以成就更大的土丘  
然後剷平，還包括蟲吟和狗吠，白茫茫大地最宜河套一座新廢墟  
河套是一條還未勒緊的索帶，靜靜地躺在那裏也不呼叫主人  
主人在河那邊正當著北風，呼哧呼哧吃著麻辣燙和負資產

舌是最公平的，舌躺平迎迓一切放進口中的東西  
東與西，不就是南與北，躺平後看天空無差別地降雨  
雨水從蚯蚓的通勤管道走進來，滋育每一條鬚根每一條蛆蟲  
蛆蟲不會跟蚯蚓爬出去，蛆蟲說裏面的天地夠大食物夠多

杜甫也說地平線真的很闊當星垂下，杜甫最窮的時候說甚麼  
也正確。自古已然風是橫吹的所以文字也須橫排  
平平的文字在大灣區可以吹起一場風暴而我們只在暗室裏寫  
寫甚麼也波瀾不驚寫甚麼也像在蠕蠕腐蝕成泥的自身

## 我是如何躺平到文字裏

蓬蒿

陽光躺平到床上的嬰兒  
招展四肢仰視光陰  
如何被時鐘驅策  
拉繃計時的鐮刀  
一圈圈收割  
貫徹宇宙的哭聲  
箭射四方的大志  
慢慢切剩挺直的腰脊  
骨與日常持續消磨  
椎間盤被金錢壓迫  
直至腰折背駝  
不得不躺平到文字裏  
那裏名詞的關節沒有磨損  
動詞沒有中風癱瘓  
形容詞不會情緒疲勞  
連接詞不會破壞關係  
剩下陽光，躺平在床上

## 躺平

鍾世傑

災難之始  
源於星  
如掃把般  
橫空掠過天際

對於天體的運行  
與演變  
我們都難以解讀  
最可怕是  
夢中的來襲  
無聲無息  
從許多年前  
早已按軌跡迫近  
一如命途  
篤定的相遇  
誰都無法抗衡  
這歷史的  
循環

驚醒  
疲憊而無力  
腦海洶湧的思緒  
有過多的噪音  
過多的執著  
過多的悲傷，以致  
反噬曾經有過的  
意志，虛無  
在黑暗中逐步形成  
肆意地向外擴展  
乃至覆蓋  
我們對文明的  
想像

也許有天  
當星火隕落  
有人驚恐  
有人叫喊  
而我們  
卻能安然地躺平  
用沙漏的光陰  
凝視  
這毀滅的璀璨

## 躺而不平

靈歌（桃園）

為了平而躺  
為了躺，而不平

只想將野外  
化身為大堂  
將滿天星光裝飾成燈光  
探照，一切隱而不宣

這樣就  
不在野而在朝  
即使  
只是小小的偽裝

小小的為自己內心小小的  
不平，打扮  
因為高個出頭鳥  
因為躺平成一線  
無論是被動或主動

那些站在高處的人  
還不斷拉拔己身  
還不斷四處巡航

風吹，是雲端或草低  
雨打，是交響或小夜曲  
指揮棒終於躺下了  
獨唱者終於亮相了  
協奏起  
群樂和弦高低  
不平之音，芳草萋萋

## 春天在十一月

張晞瑜

我決定住一星期酒店  
何文田文福道五號  
對面唐樓都有陽台  
內街相近考試路線  
過路車輛會讓我行

櫃檯職員問  
是一人入住  
她說話從不抬頭  
怕我通紅的目光

房間就是一張床  
高眺九龍一帶  
每晚十點鐘歸來  
一整層無人入住

我在九龍塘上班  
這裏很多沒性格的大廈  
唯獨一棟豪宅高樓  
一節節現代玻璃窗  
配哥德式尖頂圓拱  
昂首立於獅子山下  
鄰近屋苑無從置喙

我個位靠窗  
望舊五台山後面  
每天看一對男女  
下午三點鐘抽煙

想過就此跳下去  
辦公室高駐十樓  
應該摔得死  
踱步無數次又無數次  
豈有決心一躍而下

今早醒來時光倒流  
十一月還天雨綿綿  
棉被蓋著重重濕氣  
只好躺著繼續裝睡

## 社畜觀

無花（馬來西亞）

你又上來找我  
神與靈體會合  
閉上眼睛就能倒數  
還差幾級階梯  
即將抵達彼此地獄的入口  
於慾望的天堂

我還在習慣  
沒有太陽養在手錶內觀測日升日落的日子  
潮水不會在正午倒灌腸胃  
重新學習  
與坐在搖椅上的蘇格拉底爭辯  
兩點一線的地平說更適宜用在時下的  
社畜觀

我還在習慣原地畫格兜圈  
我站在裏邊  
觀日落月升，觀潮汐漲退  
也裏邊，如時下社畜  
蹲下即能撫慰自己的陰影  
躺平即是一輩子的成就  
我驚見  
移植在頭上的時間越長越短且稀薄  
我亦知道——  
階梯盡頭  
大時代的不安是方形的  
此生我見盡的風和懸月亦是

## 離

無忘

躺下  
讓此刻的身體比地面  
還要平坦  
不曾停息的心跳  
是時間流動的憑據  
我沒能停住  
年月的來襲  
卻定格了  
自己的步伐  
塵世間的紛擾  
在這一剎間  
全都與我無關  
我不再隨地球運行  
所有的光影  
都已不能照亮  
我的世界

熄滅了一切  
暫時地  
把自己交還予虛無  
許世間萬物  
一個靜謐的瞬間

## 躺詩

袁嬋（北京）

躺在床上工作也是很快樂的  
夏日綠樹映滿玻璃  
打開天窗，清風從天窗  
淌下來，太陽在床畔  
盈盈耀耀的影子  
充滿水的波光  
一隻螞蟻摔上鍵盤  
從那麼高的地方  
竟然沒有一個趑趄  
放學後孩子的聲音也是  
先升到半空  
再從天窗齊齊整整  
往下掉  
躺著就不想起來的事  
美好的事物  
都這樣落在我身上

## 躺平

何杏楓

以我最大之面積  
親炙赤土枯草  
水於五內焦結消歇  
穿透肌理皮膚默默  
感知地殼的畸斜

心跳牽引中軸的旋動緩緩  
深深吸入氧而二氧化碳了  
難離難捨不吐不快  
一口氣離不開也留不低如  
汗水蒸發於流溢大氣

溫柔容納我以  
微明薄透的空無  
還天地以磨折煩擾  
塵歸塵呀土歸土  
風砂吹轉躺平的寬敞

## 白色謊言

葉錦丞（桃園）

水與樹在遙遠的山坡上  
靜靜躺著，伸展如光。

巨大的積雨雲路過，  
拖著黏滯的影子，疼痛般路過。

重複，水與樹在遙遠的山坡上重複  
重複躺著，無視時間、陣雨和疲倦。

明天我們會明白答案嗎？  
重複地嘗試理解一種過於複雜的概念——

或者問題會生出新的問題……  
明天，我答應你，明天我們就站起來。

但今天讓我們靜靜躺著，伸展如光。  
積雨雲路過，影子沒有影子。

水與樹獨自在遙遠的山坡上。

## 自語

羅浩雲（英國劍橋）

停止，是累了  
還是預演死亡？  
動是一種美德，但石頭  
依舊由山腳滾來。  
但是選擇比努力重要  
但是時間不等人，但是比你優秀的  
某人比你還努力，但是一代  
不如，沒有下一代

陳辭重複的正能量洗刷眼簾  
麻醉倦怠，麻醉直至忘記  
麻醉自身。  
相信無意義的意義，以及意義  
的無意義，的生活

重複若河，重複就是那條河  
刪掉重複又成為了重複自身  
編碼中數據可以變成世界  
履歷只是一場舉重比賽  
沒有不可以取代的，不需要  
舉重若輕，一切堅固的  
都煙消成碼，包括人面  
不如就做一顆過時的齒輪吧  
在我們進步得把自己取代以前

有人膜拜傷口，作為圖騰  
凝結的痂會道成厚繭  
把情感磨鈍如觸感，才可以  
往內捲，像刨洋蔥一樣  
把自己一層一層的比下去  
再剝落，所以是誰站在中心？  
那一個不斷下墜的螺旋

捲不到出口，不如走吧  
但走到何處？依舊是那條  
重複的河，依舊在那個  
蝙蝠出沒的井底，最深處  
囚徒在叫囂著，而我不想  
爬那塊掉過萬次的井壁  
躺在馬桶的你幻想著  
忽然一下沖廁聲  
努力！奮鬥！

## 感光超能力生活

黃曉榕

我活在深處的漩渦  
中心，瘋了般地卷啊  
卷  
卷著吶喊  
卷著嘶啞的呼救聲  
我要逃離

撕去身上的金色標籤  
貼上。又屏蔽各種顏色的規則  
直到被世界唾棄  
直到人人喊打，如過街老鼠  
像病毒。人人避之不及

「廢物」  
灌滿了我的生活  
我瘋狂般撥動開關  
我掙扎般點燃蠟燭  
三、二……  
一。

滅了。我的世界  
不被允許有光亮

我又害怕，天亮時  
只能躲在沒有人的港灣  
蜷縮在一角  
用人類的身軀  
過蟑螂的生活  
直到被打翻，肚皮朝天  
失去反光的  
尊嚴

## 港灣

林平治（澳門）

我醒了  
再次看向  
一望無際的大海中  
行駛的船隻被逐漸吞噬  
飄向如同泡影般的彼岸

海水不知何時，拉扯著我  
我想，大抵是船底破了  
背靠著椅  
不予理會

海水逐漸淹沒我的身體  
推著我，輕柔的卻又無法抗拒  
只剩下空洞的躺殼  
飄浮於海面，毫無生機

呼吸在此刻，戛然而止  
忘去浪花的嘈雜，聆聽——

將靈魂推進這無盡深淵的  
使我不能呼吸的  
是生活

使我殘缺不堪，不顧一切的  
是愛的港灣  
可如今卻成了我  
破碎的源頭

## 蚊

卡卡

當蚊子飛入房間  
燈剛好關上  
牠以為自己忽竟闖進了黑夜  
從此迷盪在時差中  
迂迂回回

當蚊子降落你頸上  
綿綿細長的黑髮  
牠彷彿找到了故鄉  
像夜烏亮  
河流一樣感動  
甚至感化了吸血的詛咒

當蚊子飛向你手上的書  
你剛好醒來  
把書合上。  
牠逃生的尾音  
遂與書中每一隻字  
同在；在其餘文字的海  
在其餘白的故事中  
躺平

## 想法

林閒

列車在泥地上烙下兩道深淵  
互相對視、相愛，連綿地平行  
我躺在中間，在需求與滿足之間  
懦弱地躲起來，直到機會都把我錯過了

我像透明人般被世界穿過  
數字和物件對我一無所知  
我沒有捉住任何事物，也沒有被事物捉住  
彷彿多吸一口空氣，就能飄走

把氣球的尾巴綁在石磨上  
騾子圍繞著一個安定的中心  
編織全新的時區

窗戶上出現了四季  
偶爾被古怪的句子扭曲  
像種子般長出歧義  
我依然無知  
生活卻漸漸有了自己的想法

## 豬的微笑

奈藥藥

陽光灑在車窗  
濾鏡將景象調成金黃色  
一輛小貨車經過  
載著廿多隻年輕的豬  
不算擠逼 嘍嘍嘍嘍  
豬隻們享受暖暖微陽  
從容自若且臉泛輕笑  
在通往目的地的路

或抵受不了炎熱天氣  
光圈朦朧暈散  
軟盤失靈得目眩轉向  
運輸車在高速公路翻覆  
門鎖與車框都撞歪成飛脫的假牙  
十多隻機智的豬趁隙逃出  
不算驚慌 嘍嘍嘍  
面向前方安然遊蕩

剩下的豬擠壓車下無法動彈  
身體湊巧連成一線  
像用淡粉紅色螢光筆畫出  
一條微彎的粗線  
同伴們快跑吧別慢吞吞了  
看著身影由大變小  
笑笑道別 嘍嘍  
在暫停通行的路

## 搖籃

劉梓煬

陰冷的衣服  
天空脫下  
拖鞋  
我們脫下  
跳浪、踢水  
粒子互相衝撞  
菲林相機捕捉水光  
濕漉的衣服  
我們擁有  
沙子擁戴腳丫

曬乾、撫平  
——何況靈魂  
濕了也能乾  
沙灘是我們的  
巨型翅膀  
書一般掀開

也想過  
如果一生  
在這裏躺著

雲晃過，緩緩  
半月乍現  
像神  
眨眼  
裸漆黑的身  
手抱沙灘：  
一、無  
所有

而我們  
搖搖  
欲睡

但是  
不躺了  
有食慾  
就去吃晚餐  
也想往後和你們  
躺在更多的沙灘上  
向半月眨眼：  
天、地  
湊一個圓月

眨眼  
就當答應

離開前  
你關燈  
讀著  
彷彿  
一部沙之書

## 鬼壓床

伍政璋（新加坡）

是哪隻鬼，慵懶的  
躺臥在我身  
現在連伸個懶腰也無法  
是誰燒錢給它？

世間竟存在這種  
躺著也能賺錢的工作  
豈有此理

別再燒錢給它！

我的一生英勇——  
當一張可靠的床  
他人的惰性我來扛，但

有誰燒錢給我？

上床前，至少別忘  
為我骨鬆的脊椎  
上三柱香

## 夢遊走

林浩寧

窗台上的盆栽仍在生長  
陽光朝向它的枝葉  
滋養生命  
一塊塊葉片構築一片夢  
低垂著，朝向遠方

鮮綠的枝桠堅挺著  
支撐離奇的，夢  
仍在此地生成。

待冬來襲  
葉或遊走，遠方  
是夢的安眠地。  
身軀或交疊，或平躺  
靜待一場葬禮

風  
呼喚一片片脆葉  
編交響曲，歌頌  
遠行的遊人

躺平  
是無聲的夢  
朝向天際。

## 植物人

施勁超

大氣終於把我壓成傀儡  
骨頭徘徊、浸潤、沉淪於過量的咖啡因  
載浮載沉。四肢介乎有力與乏力之間——

接納逐寸肌膚被寒風削成碎屑，無傷  
隨風而去，無關乎疼痛與否  
哀，莫大於心死

墜落之處皆成廢墟  
繁盛的土地催出藤蔓，恢復原始的靜默  
不考慮隔絕與自由往來的歧異

空氣持續熾熱  
捲起火舌，在穹頂舔出傷痕——  
眼淚也能鑄成瞎子的時代來了

不再關心今夜  
是否還有酒精可醉  
有迷夢可做、有香煙可吸

汽車馳向尚未抵達的遠方  
指尖撩撥，數算非洲菊的數量  
世間一切彷彿與我無關

## 被逃避的眼神

雨曦

今夜的風擁有自己的主見  
在閘口與人群之間，摸我

濕的眼眸，淺的誓言  
我們讓河流躺回大地。

暈倒的光線在肉體上交疊  
影像被注滿空氣，會飄浮或遺失

「你嘅脊椎不端正，令房間中的汗穢學會跳舞。」

我們慢搖晃的胸  
不斷靠近，不斷呼氣。

「你愛這樣嗎？  
你終於知道蕨類是怎樣進食。」

我被樹幹遮蓋，一次的冷會緩慢萎縮  
一次眼神在相同的位置上，被質疑

這夜的雜草決定讓別人踐踏  
陌生人都是這樣睡著的，房間不是房間

因轉身而堅持，被喝下的水  
霧是霧，搔癢是搔癢。所有的人都把耳朵割掉  
沒有聲音的墜落，才深深吸氣

「你還是惦記著那個水溝  
想像城市就是鳥籠，我們需要歌頌。我們  
隨便發芽。」